

林語堂經典名著
林語堂 著

紅
牡
丹

金蘭文化出版社

紅牡丹

林語堂編著

譯者	張振玉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本書純屬杜撰，
人物情節全係虛
擬。其中人物如
與古今人物相似
，純係偶合。

花兒半開半閉
小停輕顫猶疑
唇間微笑如夢裏
芳心誰屬難知

譯者序

今年初春，漢譯「京華煙雲」畢，德華出版社蔡豐安兄又以林語堂先生英文本「紅牡丹」(The Red Peony)之漢譯相托。林氏英著小說「中國傳奇小說」、「武則天正傳」、「京華煙雲」(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Lady Wu, Moment in Peking)三部譯畢後，林著小說之文字與內容，已覺順手，更以獨居寂寥，落寞寡趣，乃允漢譯，亦聊以破悶，遣此大無可奈何之日也。自春末至炎暑，歷時約三月譯畢，雖亦時譯時輟，課餘之暇，多萃於斯。原書四百頁，漢譯稿五百餘頁，約三十萬字。

「京華煙雲」為林語堂先生之大手筆，人物多，場面大，氣魄雄，正如長江萬里圖。「紅牡丹」，則人物極少，其中以牡丹為唯一之主角，梁孟嘉、安德年、白薇、素馨為副。故全書筆墨百分之九十以上，幾盡集中於牡丹一人之描繪。全書以牡丹婚姻不幸喪夫後之祭禮始。繼因性之需求，情之苦悶，交相煎迫之下，數度追求男人。先與堂兄孟嘉相愛，繼與婚前相識之情人金竹絕情。後偕妹素馨隨同堂兄孟嘉由杭赴京。嗣嫌堂兄過於斯文儒雅，乃私戀拳術家傅南濤。南濤因傷妻致死入獄。得初戀愛人金竹病重消息，牡丹乃與堂兄不歡而別，南返杭州。在自津至滬輪船中，又

與同船一大學生談愛同眠。返抵杭州，舊情人金竹已病入膏肓，牡丹雖癡情以自京帶來之上等藥物相救，終以藥石無靈，金竹終含恨而逝。開弔之日，牡丹親至金宅撫棺慟哭，爲金竹妻窺破，揪打紛亂中，牡丹逃去，此項新聞，隨傳遍全城，「紅牡丹」謠亦流行於茶樓酒肆中。牡丹於失望中與杭州詩人安德年相遇，頗似文君相如，又一番熱戀，幾至私奔上海。安德年旋遭子喪，妻悲痛萬分。德年與牡丹不忍陷妻於絕境，乃斬斷情絲，毅然分手。牡丹芳心欲碎，膽裂神摧，乃歸真返璞，掃盡鉛華，隱居小鎮，教書爲業，孰料竟爲鹽商縛架。孟嘉託青紅幫大哥探聽，知牡丹被隱匿於長江口一小島。孟嘉又求江蘇巡撫派海軍前往援救。德年孟嘉二舊情人皆隨船往救，牡丹始逃離匪窟。牡丹歷經風險，厭倦人生。時妹素馨已嫁堂兄孟嘉，乃隨孟嘉返京。時南濤已刑滿出獄，與牡丹又相見，遂約定成婚。本書以牡丹修書邀至友白薇夫婦北上觀禮作結。

林語堂先生的思想是道家思想，道家的思想也就是自然主義的思想，離儒家思想距離甚遠，離孔子以後經宋儒理學家歪曲的儒家思想更遠。孟子主性善，而宋儒卻將天理與人性列爲互相矛盾之二物，清人戴東原已表示反對。本書寫寡婦牡丹，純係自然主義之寫法，性的衝動，情之需求，皆人性之本然，不當以違背道德而強行壓抑之，本書之主題似乎即在於是。此種見解，今日恐仍難免爲社會上一部分人所反對。

文學中寫情寫性，自古已然，而中西皆然。然衛道之士，與重文學反映人生之士，自然成爲一派，亦古今中外無殊。故英國 D. H. Lawrence 的 *Lady Chatterley's Lover*（查泰萊夫人

的情人），在英國亦有刪節本，中國之「金瓶梅詞話」在中國亦有刪節本，「醒世姻緣」今日可見之版本亦係刪節本。「紅牡丹」中作者之寫情寫性，若與中國之舊小說與近五十年來之新文藝小說內之寫情寫性互相比較，皆超越前人。金瓶梅之寫性只是乾燥之說明敘述，而紅牡丹之寫性則側重在氣氛之烘托與渲染，民國近五十年來之新小說作家，絕無人如此大膽，無人敢以如此多筆墨從事熱辣辣之性的描寫。林語堂先生之敢於如此運用筆墨，推其緣故，主要原因，本書原係英文著作而在英國出版，當時為一九六一，即中華民國五十年，與西方道德氣溫或人生觀較為接近之故。書中對愛情之含義頗多雋永妙語，啓人深思，可做「愛經」讀，若謂有啓聾振聵之功，亦無不可。

文學既非歷史，故非如照像錄音，亦即其理想成分，必不可免。本書之理想成分尤多，讀者不難見出。如若水與白薇之隱居於富春江畔，詩情畫意，恩愛神仙，人間能有幾對！牡丹之美，人間能有幾人！然想像卻不可背乎真情實況，否則便有與真實不調諧處。僅就譯者所知，本書中有數項細節，頗覺其背乎情理。第一，清末女人坐茶館，在北京似不可能，因在民國十幾年，尚不記曾經見過。第二，跑江湖賣藝人雖有俚戲玩笑，只是拿自己人挖苦損罵，絕不敢向女客稍涉不敬，本書中牡丹在天橋觀看打拳，打拳人傳南潯竟敢向牡丹唱曲調笑，既絕不可能，亦使人極為厭惡，譯者將此部分之小調略而未譯。低級社會亦有其傳統道德，並非純然自由狂放。第三，

天橋盲目關外大漢絕無唱「王昭君」之理，譯者亦略去歌名，未予譯出。第四、傅南濤一粗壯漢子而竟練道家之太極拳與外行人牡丹看，林先生且數度稱練時剛猛用力，不但氣氛矛盾，且與以柔爲主之太極拳理大爲不合。傅南濤若練花拳綉腿之少林，或六合，或醉八仙，或螳螂，或詠春，皆無不可。此恐係林先生或對中國低級社會頗少觀察，對中國武術不甚熟悉之故。又因寫女人腿美，而令牡丹穿瘦而露出玉腿之美的馬褲，在清末民初，亦不甚可能。至於清末江蘇有無女浴室供牡丹前去洗澡，非譯者所知，不敢妄論。

以上數項，非本書要點，即便錯誤，亦無關緊要，瑕不掩瑜，不足爲原著病也。

原著故事年代在清末光緒年間，故事中數封書信皆以淺顯文言譯出，以符合背景時代。詩、歌謠，對聯皆求其形似，俱求平易，不尙艱澁。招致譯文生硬古怪之「當……時候」「假若」「地」，「底」，「它們」，「被」，「些」，「着」，「有着」，「和」等詞，全盡量避免。「假若明天」她說，「她自殺身死……」此等腰斬兩截的洋句法，未敢盲目崇洋，隨俗採用。以上各點，全與過去譯「武則天正傳」、「中國傳奇小說」、「京華煙雲」時，同爲譯者所不取，嚴以自律，以求文字通順自然。

黃肇珩女士在「林語堂先生的寫作生活」一文中，曾有下列一段文字：

「八部小說中，最香艷的，算廿五年前出版的『The Red Peony（紅牡丹）』，這部描述清末

一個中國婦人大膽尋求愛情的故事。其中有一、二段描寫男女關係，非常露骨。林語堂說，在外國這些描寫是很尋常而無所謂的。如果譯成中文，恐怕就要刪除。

（見「無所不談集」，頁七八一）

但是，我翻譯時，卻將那若干段都忠實譯出，絲毫未曾刪減。一則表示尊重原作，二則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三則仰體孔夫子刪詩不刪「關雎」之意，四則……欲語還休吧。倘若中國的清教徒那些衛「道」之士想欣賞林先生的創作藝術，只須將門兒關上把此數段艷文偷偷兒看幾遍，也就與道心無大礙了。

張振玉記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
於臺北燕廬寓所

第一章

費庭炎，生前任高郵鹽務司的主任秘書。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三，那天他的喪禮舉行開弔，生前的友好前來弔祭；每個人都在烏黑的靈柩前深深的三鞠躬，然後腳尖點着地，輕輕走開——男人到一邊去，女人到另一邊去。這個喪事先潦草辦，也是家裏的朋友匆忙之間準備的，因為隨後要將靈柩運回原籍安葬。

那天又潮又熱，令人極不舒服。四——五十個人，男女老幼，擁擠在費家的小院子裏。那是一所租來住的舊房子，屋裏頂棚並沒有裱糊，露着房樑椽子，也沒有上油漆。那些朋友，以前大都沒來過，現在看見這棟房子，對費秘書夫婦住得這樣簡陋，頗感意外，因為費庭炎家是嘉興的富戶，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區的大地主。他書房裏陳設得疏疏朗朗，蕭然四壁，雖然雜亂無章，也有幾分文人高雅之致。他生前，在今天來的朋友中是有幾個來此聚過的。屋子內兩個有窗楞的窗子，原來的紅業已褪色，看來黯然無光，有的地方龜裂成紋，窗外的光線本來就嫌不足，現在

低聲細語的客人來往行動，人影幢幢，屋裏就顯得更爲陰暗了。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兒上有蜘蛛網，知道這位新寡的文君，不是個動快的主婦。

費庭炎和同事，有好多是由於好奇心而來，要來看看這位青春的寡婦，因爲主任秘書這位妻子貌美多姿，已然聞之久矣。他們知道，今天這位漂亮夫人會出現，會站在靈柩以旁，向來此弔祭的客人答禮。

這個哀傷的祭奠，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因爲情形總是不太對。在肅穆喪事的氣氛和看來令人懼怕的棺木，與半爲喪帽垂掩的青春寡婦雪白細嫩的面龐之間，存有強烈的矛盾。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身子罩在寬大的粗白布孝袍子裏，她真像一個活人做成的祭品。她那猶如皎潔秋月的臉露出了一半，眼毛黑而長，鼻子挺直，濃郁美好的雙脣，端正的下巴，在屋子那一端，在供桌上一對素燭搖擺不定陰森可怕的光亮中，隱約可見。她粉頸低垂，彷彿對這件喪事以後的安排，表示無言的抗議。大家都知道這位寡婦才二十二歲，在當年上流的名教傳統裏，讀書人的遺孀，或上流社會富有之家的寡婦，按理是不應當再嫁的。

那些男人，對這個年輕的寡婦是不勝其同情之意的，覺得她那麼年輕，那麼美，犧牲得太可惜。那些男人，大部分是鹽務司的官員。他們大都已然婚配，這天帶着太太孩子們來的，各人心裏各有用意。有的是爲了人情應酬，有的是覺得在這場猖獗的霍亂之中，同事暴病死亡，心中着實驚懼。那些低級員司也來祭奠，本來不喜歡他們那位傲慢無禮頹喪氣使的同事，但因鹽務使命

令他們給這位寡婦捐一大筆錢，聊盡同仁的胞澤之義，其實低級員司們拿出這筆錢已感吃力，而這個家道富有的喪家並不需要。那些官員之中，有一個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個月後自原籍前來，並且已經租妥了房子，正打算買一張講究的銅床和幾件紅木傢具，心裏知道這位寡婦是要走的，他可以出低價買下那批傢具。

薛鹽務使，身體高大，眉目清秀，深深覺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貨賣光之時，憑了他的勢力，能買到一個質料那麼好的棺材，實在臉上有光彩。他打算親眼看見人人讚美那口棺材，自己好感到得意，所以他故意放風聲，說未亡人年輕貌美，楚楚動人。

鹽務司對這位年輕寡婦總算是盡力而爲了，因爲喪家沒有一個人出來，就辦了喪事。司裏派了一個老家人幫助運靈還鄉。但是這個老家人連升是個半塾子，又不懂當地的官話，完全派不上用場。

依禮，喪家須要有個人站在靈柩旁邊，向祭奠的人還禮，即使一個兒童也未嘗不可。但是費太太沒有兒女，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後面，披着麻布孝衣，着實可憐。她的腿移動之時，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動而悉索作響。可以看得出來，她那濃密睫毛後面的眸子，時時閃亮，似乎心神不安。有時，她向上掃一眼，對眼前來弔祭的客人似乎是視而不見，因爲她正在茫然出神，對當時的事情是一副漠然無關輕重的神氣。她前額上的汗珠兒則閃閃發亮。她的眼睛乾澀無光。她既不號啕大哭，也不用鼻子抽噎，按說，她是應當這樣子才合乎禮俗。

來客之中，好多人已經注意到這種情形。她怎麼敢不哭呢！按照習俗來說，丈夫的喪禮上，做妻子的既不落淚，又無悲感之狀，當然使人吃驚。她除去鞠躬還禮之外，便再無所爲，這個別無所爲，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違規矩守禮法的人，看來都覺得頗可厭惡。就猶如看見人燃放炮竹，點了之後，卻寂然無聲，並不爆炸一樣。

有的男客已經退回到東廂房，東廂房正對着前面的庭院。大家在那兒談論當前的事，倒談得津津有味。

一個年長的男人說：「你想，老費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太太，還去各處亂嫖！」

「這種事誰敢說？你看見她那兩個眼睛了沒有？那麼深，那麼晶亮，那麼滴溜亂轉。真是水性楊花。男人死了她才不難受呢。」

「我看見了。那對眼睛那麼美，那麼多情！我敢說，她一定會再嫁的。」

另一個同事聽了很煩惱，他說：「住嘴吧！咱們憑什麼妄論是非？總而言之，現在鬧瘟疫。我知道庭炎有兩個哥哥。他們老頭兒自己不來，也應當派一個兒子來，不應當讓這個年輕輕的婦道人家自己辦這些事情啊。」

一個瘦小枯乾穿着長及腳面的長衫的男人說：「連抽抽噎噎的小聲兒哭都不肯。」

這時一個六十幾歲說話溫和的老先生，方臉盤兒，帶着牛角框兒水晶眼鏡，他說：「這不應當讓她一直站着靈旁還禮，她不能老這麼站幾個鐘頭哇。」他是學校的王老師，也是費家的鄰

居。他唇髭漸白，領下鬚髮稀疏而微黃，在他這令人肅然起敬的年齡，他也以讀書人之身深爲人所尊敬。他手裏兩尺長的旱烟袋，並沒有點着，只是在手裏拿着玩弄而已。

薛鹽務使，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說話，他那濃密的黑鬚子，隨着他說話也分明的移動。他說：「我想今天除去咱們司的同事之外，沒有多少外來人。咱們若不說什麼，人家也不會說的。並且，她哭不哭，也不是什麼大問題。至於運靈一事，我已經派我外甥來幫忙。不會有人說咱們司裏不盡心盡力的。」

一個團團臉的年輕人，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說：「好啦，總而言之，像您所說的一樣，瘟疫流行啊。有什麼辦法！」他又向王老師說：「他們家也用不着這麼膽兒小。應當派一個哥哥來，辦喪事總要像辦喪事的樣子。」

「當然了，他們應當在老家正式辦這件喪事。他們只是想把靈柩運回去。其實他們應當爲這個寡婦想一想。她這麼年輕。」

「她今年多大？」

王老師回答說：「二十二歲。」

「他們結婚幾年了？」

「我內人告訴我，才兩三年。倆人並不怎麼和美。算了，這與咱們毫不相干的。」王老師很小心結束了這個問題。

這時王老師的太太過來，向丈夫耳邊低聲說話。這位太太方臉盤兒，五十幾歲年紀，上嘴唇長，不管到什麼地方，總是帶着一團和氣從容，使別人心情愉快。

她說：「若是再沒有什麼客人來，咱們就讓費太太到後頭歇息去吧。現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一個女人站幾個鐘頭，可不是開玩笑。又沒有人能跟她替換一會兒。您諸位先生，也體諒一下兒人家吧。」

王老師站起來，走到高個子的鹽務使大人跟前說：「大人，這也不是什麼大典禮。客去主人安，咱們不用等着吃麵了。怎麼有心情吃東西呢？大家心裏都不好受。您說一句話，大家就都走了，教費太太也歇一歇兒吧。」

薛鹽務使轉來轉去的眼睛緊皺了一下兒，這表示，雖然他名聲不佳，人人皆知，只要與女人相關之處，他也不是不懂憐香惜玉的。

他用喉音說：「當然，你的話很對。」

他又進入中廳，這就是向大家示意。他沒說什麼，只是眼神一表示。每個人都看見了，也會意了。他外甥劉祐，剛才一直登記禮品奠儀，現在從靠近門口兒的桌子那兒站起來，合上了賬簿。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走到靈前——行禮告別；都默默鞠躬爲禮，臉色凝重，輕輕走出門去。

薛鹽務使在靈柩旁邊多徘徊了一下兒，用手指頭的關節叩了叩棺材，聽了聽堅硬的聲音，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氣。

他自己低聲讚美道：「這麼好的木頭！」

在這個當兒，年輕貌美的費庭炎的遺孀抬起了頭，顯然是輕鬆下來，不過一雙眸子裏，仍然似乎是有滿腹的心事。

客人走了之後，王老師仍然留下未去。他太太負責準備了簡單的湯麵，饅頭，做爲午飯，現在正幫着辦理禮俗上該辦的事。即使鹽務司這些公事關係的朋友已經離去，還有街坊鄰居來弔祭的，所以也須要按着禮俗辦，不能稍爲疏忽。凡是帶有禮品來的，都要送給人家饅頭，等於是回禮。類似這些瑣事，都得要女人照顧。

費太太內心非常感激。王老師王師母是住在街的那一頭兒。費太太，年歲輕，過去覺得寂寞無聊時，常到王家去和孩子們玩兒，她很喜愛王家的孩子。其實，費太太對王家，不論是王老師，或是他太太，都算不上真正知己；但是現在費家突遭不幸，大禍臨頭，極需要幫着辦這件繁雜又涉及外面人情應酬的喪事，這對夫婦突然光臨，萬分同情，伸出援手，正是費太太所急切需要的。

王師母引領她到了裏間屋，她對王師母僅僅說了一句：「多謝您。」而且不夠熱誠。她說這話時，甚至連抬頭望一下兒都沒有。說話的聲音年輕，清亮，特別柔和，像一個聲音清脆但隱藏有裂紋的銅鈴兒一樣。她說話滿像小孩子，沒有造做，不裝什麼樣子。她好像想了一下兒，又